

增产节约的故事

ZENGCHAN JIEYUE DE GUSHI

谭国超 袁效贤等著

广州文化出版社

增产节约的故事

譚国超、袁效賢 等著

广州文化出版社

一九五九·广州

內 容 簡 介

· 这里有七个以增产节约的事迹为题材的小故事，生动地刻画了勤劳俭朴的党委书记、六年不出废品和九年不出次品的工人、革新设计的能手、优秀的养猪饲养员和一贯勤恳俭朴的居民委员会主任等。这些先进人物，都是值得我们歌颂和学习的好榜样。

增产节约的故事

谭国超、袁效翼等著

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

(广州东风北路230号)

广州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字第1号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9×1092 1/32 印张1.57 16 字数27,000

1959年7月第1版

195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500 定价：(6)一角三分

目 录

机器的好保姆	譚国超 (1)
織抹机旁	梁 枫 (9)
“割盲肠”专家	陈秀珍 (17)
永远生活在群众中	袁效賢 (22)
老管家	林 羽、黃連悅 (27)
一千条心也系在猪身上	容 笑 (32)
黃大姐嫁女	曼 云、綺 暉 (37)

机器的好保姆

——記六年不出废品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設
积极分子欧权

諱国超

同生机器厂車間里电焊弧光眩目閃灼，鉄錘击打鍛件的声音震耳欲聋；各式机床在欢快地轉动，那飞旋着的工作物接触到坚硬的车刀，嘶嘶响着，散发出条状、螺絲状、粒状的鉄屑……。

在車間的一角，有一台全厂最漂亮的滾齿机床在靜靜地運轉，夹在机床上的巨大齿輪在均匀地轉动，馴服地任凭那滾齿刀一絲一絲地切削。这台机床拭擦得油光光的，一尘不染。負責操縱这庞然大物的是一个瘦削的青年小伙子；他安詳、专心地操作着。

这小伙子一面关注那旋轉着的滾齿刀和工作物，一面又經常把耳朵貼到机床齿輪箱的部位，仔細傾听着。

“咦，这是什么声音？”小伙子双眉一皺，呼吸也停了一停。“唔，軸承沒有油了，怪不得声音有点刺耳。”

嘿，車間噉噉噉、叮叮当当振天价响，人們用咀巴对着耳朵說話还得板高嗓門直嚷叫，对方才能听得见；可这小伙子竟能听出自己的机床有什么异音，难道真有什么秘密不

成？

现在，他打开齒輪箱，注上点潤滑油，机器又欢快地运转了。

就是这样一个出色的小伙子，才創造出不平凡的成績——他已經有六年不出废品了。现在他正向同車間的伙伴们下战书：

“保證十年不出废品，有胆者放馬过来！”

这小伙子名叫欧权，是共产党员，是省、市、厂的先进生产者。去年，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設积极分子大会。

欧权負責的是加工齒輪的工作。

齒輪是由一块圓餅型的鋼鉄，在它的边沿切削出一个个的齿牙而成的。可要在—块滾圓的鉄餅上分出正正所要求的齿数，要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，而且齒輪的种类又很多，有斜齿、直齿、人字齿、伞齿等；每个齿的尺度大細也要一样，稍大或稍細都不行；如果精密度不够，装在机器上的齒輪一运转就会做成“卡齿”，严重的甚至会把整台机器毀掉。因此，在圓鉄餅上分齿是一項极其精細而复杂的工作，而且得懂得三角几何，得有一定的数学知識。可欧权只讀了两年多的书，在三角几何这些較高級的数学书籍面前，只能看到一堆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符号。

“看来，这些数字是很难啃动它的了。”欧权心里很納悶。“难啊，真难啊！”

是党給欧权以力量。工厂领导干部知道欧权的困难和苦恼，便給他撑腰：“困难，看来是不少的，但它只能吓倒胆小的人，你要輕視它！免得被它压湾了背；然后你一条一条

的研究，看这些数学是讲些什么？怎么入手的，不懂就问人……”

对，不能被困难吓倒！欧权决定从自己易于接受、易于领会的那一门学起。他一有空就跑书店，向朋友借书，东奔西跑，弄来了许多参考书籍。慢慢地、坚持地学着“A、B、C”，啃着“斜边”、“对边”、“底边”……等三角几何的知识。

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欧权早上六点多钟就上班，劳动了一天，回到家里还捧着“铣工基本知识”、“三角学”、“滚齿法”……等这些书籍钻研到深夜。遇到弄不懂的地方就把它记起，翌日回厂上班便请一些科室技术干部指点；发现技术上的疑难问题又向老铣工请教；或者蹲在齿轮旁边，边端详研究，边比划计算。就这样，他日夜钻研，坚忍不拔，终于攻下这个在齿轮胚上进行分齿的技术关。

这是搞好齿轮质量的第一关。

在工作期间，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能使欧权分心。他总是全神贯注在工作物和机器上。拿他的话来说：“小心了九百九十九次，只要一次不小心就会出乱子，那就难以挽回了。”

一次，厂里接到一个加工汽缸的任务，原来这汽缸孔先前被另一间工厂加工时弄坏了，现在由欧权负责矫正它。汽缸孔精密度要求很高，误差不得超过一根头发丝；加工工作本来就不易，而把做歪了的汽缸孔矫正过来就更难了。加上同生机器厂设备不怎么好，这就更难上加难。欧权在工作过程中真是坐卧不安。他不停地把卡具量度着各个汽缸孔的位置是否正确，小心矫正它的误差……甚至回到家里看到热水

瓶的摆放也联想起：“我加工的汽缸是否和它一样摆得端正稳固呢？如果摆不正，中心线歪了，加工后变型怎么办？”想着想着，他无法安下心来，又跑回工厂对这汽缸的位置再反复检查、校正。

加工汽缸的任务，终于完成了。来验收的检验员十分严肃认真，用精密的量具度了又度。欧权看着他那严肃的神情，心里七上八下：“唉哟，该不会报废吧？要是出了废品那真是个大浪费啊！”

“好，很好，完全合乎规格！”检验员把卡尺放到口袋里，满意地说。他的脸上虽然没有笑容，但欧权看来已经不像先前那样紧绷着了。他这时不禁深深地嘘了口气：“到底没有白干！”

欧权工作时固然认真，在施工前对图纸也很仔细的研究、审查。的确，图纸，是工作物的基础；如果这图纸本身是错误的，那就不可能生产出好产品来。因此欧权一定要研究清楚图纸设计的道理，有无错误，然后施工。有一次，厂里生产一批西南水闸用的轴承盖，欧权负责划线工作，他打开设计图纸一看，见图纸上画有一条正线和一条斜线，欧权正想照图纸在型胚上划上正线以便加工，但回心一想：“明明一条线就够了，为什么要有一条正线一条斜线呢？”他弄不懂，跑去问工程师；果然，斜线才是对的，正线是不对的。这一批轴承盖共有二十四件，如果图纸弄错，就做成大批废品了。

是欧权的认真和审慎，避免了这次工程的损失。

欧权知道：要使机器听话、驯服，才有可能生产出好产品。因此，他非常小心的保养好自己所负责操纵的滚齿机

床，摸透它的脾气。每天，欧权都提前上班，拿手电筒把铣床各个部位細細照过，看看有无异样，然后才開車運轉。下班后，他把铣床拭擦得干干淨淨，料理妥当才离开崗位。

欧权对使用机器油也是很严格的，他到仓库領的机器油，一定要洁淨的，有时仓库管理員胡乱倒一些不洁淨的机器油給他，他便瞪着眼睛問：

“你知道机器油不洁淨对机器有什么影响嗎？”

“什么影响不影响？洁淨不洁淨……，总之有油就滑潤，机器滑潤了就能轉动。”

“不能那样說。”欧权对仓管員解釋說，“你知道我的铣床是很精密的，如果机器油里夹有杂物，那就象石磨磨米浆，中間夹一顆石子，这还受得了嗎？我的机器岂不就給毀了？”

仓管員沒法，只得給他換上洁淨的机器油。以后一见欧权来領油，知道他視油如命，只好二話沒說就給他洁淨的滑潤油。

欧权領油时严格，保管机器油也严格。一般工人都是把机器油隨便丟放的，但他却一定用布把机器油盖牢，不許灰尘、鉄屑等杂物掉到油里。有的工人說：“欧权对待自己的机床比对儿子还要亲哩！他真是个好保姆。”

这台铣床与欧权的感情，的确似海一样的情长誼深。說起欧权与他的铣床来还有一段这样的姻緣。

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設成就展览会在广州展出結束的时候，有关部門撥給同生机器厂一台大型铣床。工厂領導决定叫欧权把这台铣床安装起来。

嘿，这铣床可不簡單哩！里面密密麻麻的尽是一些各式各

样的大小齒輪，一个搭一个，一个扣一个，还有的一个搭几个，另外还有无数的蜗杆和象小树林一样的電綫堆。这台庞然大物，价值二十多万元。負責安装这台机器的担子不輕，但欧权勇敢地把这个責任担当下来了。他向領導上表示：“我要尽力克服困难，完成党給我的任务！”領導上对他說：“不光要自己尽力，而且还得走群众路綫，向工程技術人員和老工人請教，这样工作才会做好哪！”

就这样，欧权一面小心琢磨，一面征求老工人的意見，一面請工程技術人員解釋圖紙道理。左校右勘，前思后想，熬了半个多月，机器安装終于完工了。当电源接通，机器灵活地、有节奏地轉动的时候，职工們热情地向欧权祝賀。

然而事情并未了結。这台机床本身还未配有滾齒刀，派人四出搜购，但找来找去找不到，当时根本没有这种滾齒刀出售。

“去哈尔滨訂造一套这种滾齒刀吧！”有人提議說。

“咳，那該花多長時間？可我們正等着这台滾齒机使用哩！”有人不同意这一意見。“看，这一大堆齒輪胚不等着要銑齒了嗎？”

“那，那总比让这台家伙睡觉好呵！”

欧权把这些意見听在耳里，煩在心里：“齒輪急需加工，滾齒机不能让它睡大觉，可該怎么办呢？”一想再想，他毅然向領導提出：“自制滾齒刀，不做伸手派！”領導上决定支持他的建議。

对滾齒机，欧权是初次打交道，对滾齒刀的制造更是茫无头緒。但他并不害怕困难：“过去在生产上这么多的难关都闖过了，难道在这一道关头面前就折回去嗎？不，一个人

的骨头不能那么软。”他一下班就蹬着脚踏車又往书店里跑，买回一批参考书籍，回到家里爬在小方桌上算筹划划，珠算用完用笔算，草图揉了一张又一张。花了不少心血，第一张滚齿刀制成了，把它鑲在滚齿机上，开动机器，嘩嘩嘩……咳，銑出来的哪象是齒輪啊！有的俏皮的工人取笑說：“齒輪的齒給牙虫蛀坏了啦！”有的工人劝欧权道：“欧权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过去資本家都把滚齿刀鎖在夹万（保險箱）里，輕易不給別人碰一下，可见它得来不易；你偏要胡鬧，这不是白費心机嗎！”

“話不能那样說。”欧权解釋道。“过去是过去，今天我們当家作主，不能让这台价值二十多万元的机器躺著成死宝。我一定要把滚齿刀試制成功！”

欧权回到家里捧着各种参考书籍苦心猛钻，算算画画。他本来患有胃病，連日来熬夜操心，腸胃絞痛得厉害，額上直冒冷汗。他端来大瓶小瓶的胃药放在桌子上，熬不住了，便胡乱的吞下两三片。家人看不过眼，母亲劝他：

“孩子，別硬来，身体要紧哩！夜深了，睡觉去吧！工夫长过命哪，明天干不一样嗎！”

但是欧权并不肯把研究工作放下。他劝母亲休息后，自己仍然繼續熬下去。于是新婚不久的爱人又来劝：

“欧权，睡吧！明天还要上班的呀！而且天天都这样蛮干、硬撑，你撑得多久呢？”爱人劝来劝去，也煩躁起来了。說道：“你不干难道就沒人干嗎？为什么要包攬下来……”

“有困难就不干那象話嗎？”欧权也沉不住气了。“你知道我安裝滚齿机时花了多少心血，可現在沒有滚齿刀，就象你把洗湿了的米倒下鏟后却沒有柴烧一样，你能不焦急

嗎？唉，你呀，你呀！”

， 爰人沒話說，先去睡了。

欧权的劳动沒有白費。当他翻閱“滾齿工作法”时，发现有一段斜齿輪計算方法。心里一动：“难道計算齿輪分齿时算錯了？”次日，他帶着书本回厂，找来旧的斜齿輪，边度量边按书上公式計算，算来算去，啊！問題找到了，是过去計算时把斜角当直角算，怪不得銑不出合规格的齿輪来！

到底，欧权試制滾齿刀成功了。接着他还制造了几套不同角度的滾齿刀，为国家节约四千五百三十元。而更重要的是这套滾齿刀能够赶上生产的需要，看来要瘫痪一个很长时期的滾齿机，在短時間內愉快地、有节奏地轉动起来。

織 袜 机 旁

記一个九年不出次品的女工王苏

梁 叔

随着上班铃声一落，車間里一列列手搖織袜机的織袜声，就嘎嘎的响起来了，袜子不断地在圓筒下伸出来。

坐在車間尽头那台織袜机旁的，是一个头发斑白的中年妇女，高高的顴骨，两只大而有神的眼睛，透过一副闊边眼鏡，一直注視着織袜机的每个部分。

“王苏，我真佩服你！”旁边一个叫周凤鸞的中年女工见她一下子就織成一只袜子，便情不自禁地說。“我坐在你隔邻几年啦，你也教过我不少工夫，可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总比我們織得快，又織得好！”

“还不是跟大家一样干，难道还有什么秘訣嗎？”

“是呀！你解放后九年多沒出过次品了，不要說在我們西区艺华織袜厂，就是全市針織行业也数一数二呢！”

“不，那算得什么！”

她們尽管談話，但誰也沒有抬头，还是一心一意的埋头生产。在平时工人們的談話中，也常常只听到她說“我算不得什么”，可是只要一有空，她就出现在別人的机旁，弄这弄那的，耐心地帮助別人提高操作技术。

王苏織袜质量好、产量高，难道真有什么秘密嗎？和她接近的人，都清楚她的底細。

王苏是个孤苦伶仃的女儿，十三岁那年托亲友多方設法，說好說歹才进了一家織袜厂。可是那时工人的生活那里有什么保障啊，动辄就給你“炒鱿鱼”——攆你出厂，王苏常常为工友們不平，不顧生死地和資本家作斗争，別人劝她：“算了吧，在矮檐下就得低头。”她說：“就是餓死了，我也受不了他們的气！”老板恨她入骨，但见她干活勤快，織的袜子挺好，也奈何她不得。只得在背后罵她几句“烧肉鸡——硬骨头”罢了。王苏心里想：“哼，我倒不是想为你这些脑滿肠肥的老板卖力，不过好好的紗綫，不織成好的袜子实在太可惜。”

有一次，她織羊毛袜，老是脫針，織不下去，明知机器出了毛病，可就是不懂修理。她請来了机器保全工，修理时就蹲着細心地看他修理。

“师傅，不是这里有問題吧，我說……。”

“你說你說！你懂个什么？”保全工气势汹汹的頂撞她。

她十分难过，心想：天天摸着这机器都不懂得它的“脾气”，有毛病不懂得医治，怎么能把袜子織好啊！哼，我就不信自己不懂修理它！下班后，別人都走了，她不去吃飯，弄来些工具，提心吊胆地把織袜机拆开来看，然后又这个套那个，那个套这个，弄得滿头大汗，終于又在上班前把它安装好，她慢慢的摸到了其中的“秘密”，以后一次、两次、三次……，她終于清楚地知道，那一个零件的作用如何，它有毛病，織出的袜子又会怎样；袜子那里織得不好是什么原

因，等等。經過長時期的生產、研究、改進，袜子織得越來越好，疏密均勻，沒有斑點。機器有點小毛病，她再也不求人丁。

解放後，王蘇可翻身啦，她對怎樣提高產品質量和產量就特別注意了。她常常興奮地對別人說：“黨和政府這樣關懷我們，我們要搞好生產才對！”有一次，她看到廠里一堆不合規格的袜子，十分心痛。她想，好好的原料，為什麼織成這個樣子呢？如果賣到市場上去，我才不買它呢！這時，機器保全工人也和過去大不相同，也願意幫助她，她也常常主動和保全工一起研究，請他們教自己怎樣修理機器。生產的時候，她集中精神，一邊聽着機器運轉時的聲音，右手不住地搖着搖柄，左手輕輕地按着袜子；從這些聲音和手的觸覺中，就能發現產品有沒有毛病；發現紗綫太粗的，或有一點斑點的，她馬上截斷它，不許它通過針孔把針弄斷。甚至天氣變化，空氣潮濕了，她也能發覺到紗綫的變化，因而調整機器。如果自己或別人買了好袜子回來，她就細心觀察，慢慢照着織，這樣來改進自己的操作，改進袜子的花色，這樣她織的袜子的質量就越來越好，越織越漂亮。

織袜時的油污，是最使織袜工人傷腦筋的事。機油落的少了，機器轉動得不靈活，油落多了又染污袜子；她曾經為此想了很多辦法，操作時十分小心，但是還沒有徹底解決問題，有時還會染上一兩點油漬。有一次，她聽說別的廠有的工人用“少量勤擱”的方法好，便馬上試驗，結果解決了這個問題。從1954年到現在，她已經消滅了油污了。

她細心檢查着自己所織成的每一對袜，疏密均勻，有沒有油污、斑點，看到符合正品要求，心里實在感到滿意了，

才送到下一工段去。但是她还是不放心，不知下一工段——縫袜嘴的，有什么反映，于是又常常到那里去征求他們的意見，好改进工作。她到了那里，縫袜嘴的工人总是竖起大拇指对她称赞說：王苏，你真行，你織的袜最好縫嘴，誰都爭着要！

就这样，人們說她已經九年多来沒有出过次品了；就是有資料可查的，也已經六年多沒有生产过一对次袜。

“真該死，又得拆！”車間里常常听到这些自怨自艾的声音，有的工人因为只顧产量，袜子織得不好就只得拆下来再織过，返工浪費了很多時間。可是却从来很少见到王苏拆袜返工，因为常常研究改进操作方法，她在想办法把袜子織得好的同时，又研究怎样才織得快；她織不同规格的袜，就用不同的操作方法，所以織出的袜子质量好，产量也比別人高；別人一天織七八对，多的十一二对，她却能織上十三对，是車間里产量最高的一个，她每月每季都完成或超額完成生产任务。

今年第二季度，厂里发动工人搞优质高产运动；要大家向王苏学习。当时有的工人說：提高质量可以，可是又怎能同时提高产量呢？有的說：我的机器不好，提高产量可以，可提高质量可不行。在运动中，厂里发动大家鳴放討論，王苏說：如果只顧产量高，质量不好，多織的几对袜子变成废品，那又有什么用处呢？这样的增产，不就是越增产越浪費嗎？买袜子的时候，誰不想挑好的？如果一双好袜子能穿半年，而你織的只能穿两三个月，想想看，是誰增了产？是誰浪費了呢？經過討論，大家对产量、质量都有了提高，可就是老工人何玉有点不服气，她說：王苏的机器好，我的机器坏，

怎能和她相比呢？一天，領導上調王蘇去使用何玉的機器生產。王蘇心裡想：人是活的，機器是死的，難道死的機器還能把活的人吓倒？應該叫機器听人使喚！她坐到這台織襪機旁了，人們關心地看着她，都說：看着吧，她總是有辦法的！

幾天，這機器確實不听使喚，織一陣子又出毛病，她檢查原因，修理一回，可織一陣又要修理一下，一天才能織成六七對。產量是低了一些，但在生產過程中，她逐漸診斷出機器毛病的所在，摸透了它的“脾氣”。幾天之後，她不但能在这架機上織出同樣優質的襪子，而且也同樣達到了十三對的產量。這時何玉服輸了，贊嘆的拍了王蘇一把，很感激地說：“我真佩服你，一個人有勁頭，機器也特別肯听你的話了！”王蘇說：“是嘛，一個人有毅力，能克服困難，提高了操作技術，質量就好，不會返工浪費。再加把勁，產量不也就同時增加了嗎？”大家都點頭稱是。

在織針領用登記簿上，用織針數字最少的，要算王蘇；從1958年12月到1959年1月這四個月里，甚至在簿上完全找不到王蘇的名字。一次，王蘇領了兩枚織針，管發織針的同志稱贊她說：“王蘇，你真是個節約能手，真能愛惜國家的一針一線！”王蘇很平淡地答道：“舊的还用得着，何必換新的呢！”她把織針一枚枚舉到額前，眯起眼睛仔細地檢查着，然後用砂紙輕輕磨擦着針上不光滑的地方，磨着磨着，忽然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。

解放前的一天，王蘇突然被叫到辦公室里。老板娘雙手叉着腰，狠狠地盯着她，劈頭就說：“王蘇！你做的好事！為什麼老不見你領用新針？是不是拿了爛針回來給我